

春 花

刘 勇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61年·长沙

內 容 介 紹

这是我社出版的刘勇同志的第三个小说、散文集。其中收集了作者1959年下半年到1961年上半年两年中所创作的部分作品。在小说中，作者以他素有的朴素动人的笔调，描绘了人民公社成立以后农村不断跃进的形势，表现了广大干部和群众艰苦奋斗、发奋图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生动事例，刻画了一些朝气蓬勃的人物形象。另外两篇特写，记述了我省向秀丽式的英雄人物魏海珍和模范复员军人谢炳助的光辉事迹，歌颂了他们崇高的革命品质。

编号：(湘)2370

春 花

著者：刘 勇
装帧者：譚 尔 康
出版者：湖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証出字第壹号)

长沙市新村路

印刷者：湖 南 省 新 华 印 刷 厂
长沙市兴汉门内

发行者：湖 南 省 新 华 书 店

开本：787×1093毫米 1/32

印张：3 3/16

字数：68,000

1961年10月第 一 版

1961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00

统一书号：10109·731

定价：(6)二角六分

目 录

文化的主人.....	(1)
“咕囔爷”.....	(12)
新来的县委書記.....	(23)
师徒.....	(32)
秧苗青青.....	(39)
良才和翠英.....	(52)
春花.....	(69)
活着的向秀丽.....	(83)
永不殘廢的心.....	(94)
后記.....	(100)

文化的主人

田里的草子开放着鮮紅的花朵，小鳥在樹枝上唧唧喳喳地叫着，太陽挂在藍天上，紅旗迎着微微的春風飄揚，這一切，好象為我們大鬧春耕生產鼓勁，又好象在贊美我們。啊！我們的干劲更足了。

正在干得特別起勁的時候，我們作業組賀組長匆匆地走來了，說：“老劉，有人找你。”

我抬頭一看，跟賀組長同來的是一位二十多歲的農村婦女，短頭髮，紅臉蛋，兩只水晶晶的大眼睛顯得很有神采，嘴巴笑咪咪的。她走到我面前，好象老熟人一樣，熱情地說：“你就是劉勇同志！早聽說你的名字，就是沒有看到人，今天算是見到了！”

賀組長說：“老劉，你就回去招待客吧，這裡的活由我們來干。去！”那位女同志急忙搶着說：“客？誰是客？我不是來作客的，我是來跟你們搞春耕的。”她一手拦住我，一手就撿了一把鋤頭，又說：“這把鋤頭是誰的？”賀組長說：“是我們作業組的，帶來作準備的，如果誰的鋤頭壞了，就拿着用，不會耽誤生產。它已經有十多天沒找到主了，看來大家的武器都是很好的……”

那位女同志搶着說：“借給我用兩天好么？如有損壞，照價賠償。”她說罷就和我并排薅起草皮來。我想問她到這裡來有什麼事，可是她却主動的講个不停：問我家里多少人，我愛人學習寫

稿沒有；問我們創作組有多少人，最近写了些什么东西，怎样圍繞春耕大生产开展活动的；問我最近到长沙去过沒有，开了些什么会，学到了些什么东西；还問我們春耕搞得怎么样了。……生产队吹休息号了，我和她就坐在田塍上休息。她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交給我，是本县賽天公社党委会写給我的。拆开一看，信上这样写着：

老刘同志：

你好？我社前塘管理区李田秀同志，很喜欢写稿，并且写了很多，我們認為写得很好，在各项工作和生产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工作、生产都很积极，是个好同志，我們特介紹她到你处住几天，学习一些写作經驗，想你一定会乐意帮她的。

再談。致以

敬礼！

賽天公社 楊 榮 60.1.30.

楊榮，啊！記起来了，是賽天公社党委第一書記，我和他在县里开过几次会，搞熟了。他是个老战士，1951年复員回家就参加了地方工作，一臉的笑，五十多岁了，是个滿好的人。我将信又看了一遍，对李田秀說：“你学习写稿有几年了？”

“从1957年冬季开始的。”

“写了多少稿子？”

“記不清了，反正是干什么就編什么，唱什么；唱了就把稿子丢了。”

“你怎么不寄一些給报刊去？”

“給社員們唱唱就行了，还寄給报社去做什么？”

“你讀了多少書？”

？

“你要問我讀多少書？這就難說了。解放前沒有進過學堂門，解放後才有機會上夜校，也記不清讀了幾年，反正村里從開始辦夜校到現在，我就沒有缺過課。”

“你現在認識多少字了？”

“去年測驗了一次，那一千五百個生字中還有三個我不認識。”

“你那些稿子又是怎樣寫出來的？”

“風刮出來的，雨淋出來的，雪飛出來的，冰凍出來的，太陽曬出來的，鋤頭挖出來的，扁担挑出來的……”

“請你舉個例子好么？”

“好！有一次，又落雪又刮北風，我們挑土修塘，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公公也在和我們一起干。他的老伴送棉衣來了，也和我們一起干起來。我便隨口編了一首：

雪花飛飛北風狂，劉家公公挑土忙，
劉家奶奶送衣來；誰知公公汗水淌。
劉家公公笑咪咪：“毛丫子的娘，
在家坐着冷，干活却舒暢，
不信你就試試看，包你一身暖洋洋。”
奶奶放下新棉袄，就幫公公把土裝。
一個好似鷄啄米，一個好似箭出弓。
我們看了更起勁，三担并做一担裝。
修好水庫過春節，一場春雨水滿塘，
流不盡的幸福水，吃不完的丰收糧。

“我們的山歌、快板都是這樣編出來的，就編就唱，唱了就丟了，再又編新的。就這樣唱了就丟，丟了又編。……”接着她又背

了几首，写的都不错。吹上工号了，我們又一起薅草皮，一直薅到吃午飯，我才帶她到食堂里去吃飯。飯后，我就向賀組長請假，准备下午和李田秀同志好好地在家裏談一談。李田秀在旁邊聽見了，說：“春光一刻值千金，一日春工十日糧，絕不能耽誤生产，走，我們还是一面干活一面談吧。”我被她推到田野，她又和我薅起草皮来。她薅得又快又好，我們組里个个夸奖她。她說：“不是肥土不栽薑，不是好汉不出乡，我还要跟你們挑战哩！”当然沒有人和她应战，因为她是客。她停了一停又對我說：“老刘，我和你談話，对你薅草皮是不是有影响？”

我說：“沒有影响，反正是嘴巴講，又不要手脚講。”

她說：“沒有影响就好，我可以放心跟你談了。”她提出了在写作上碰到的一些問題，提得很具体，有很多問題我曾經也碰到过，我便尽力的答复她，有些我沒有把握答复的問題，就干脆說不曉得。不过，我又覺得平时学习得太不够了，曉得的东西太少了，如果她提的問題都能很好答复出来又多好呀！我們談着談着，不覺得太阳就落山了。休工回家吃了晚飯后，她問我今晚开不开会。我說，不开会。她还是不相信，又去問賀組長。賀組長点了点头，她才相信了，大步地往我家走去。到了我房里，我把电灯开开。她从袋子里拿出一卷稿子，對我說：“这是我最近写的一些东西，請你看一看，提些意見，抽两篇帮我改一改，好么？”

我說：“好！好！”我坐下来看稿子，有山歌、快板、彈詞，还有花鼓戏。虽然有不少錯別字，但都是生气勃勃，充滿着豪迈和乐观的气氛的，富有时代的特色。它們都与当时党的政治运动和生产运动紧密相結合，热情地歌頌了三面紅旗，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它們充分地表現了群众跃进再跃进的革命精神，表現了敢想

敢說敢做和苦干实干巧干的共产主义风格，对群众会起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講老實話，我是挑不出什么毛病的，只好給她改正一些錯別字，在文字上略作些修改。

我虽然水平很低，但被她这种学习热情所感动，我觉得自己应尽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她，認真給她修改。忽然，桌上的座钟敲了十二下，我以为是小孩把钟弄动了，不然为什么就有十二点钟了呢？李田秀坐在旁边說：“老刘，十二点钟了，睡覺去吧。”

我說：“还没有十二点钟吧？”

她指着座钟說：“你看，还过了三分哩。你給我这本书，我都看完了。你一連五个多钟点沒起身了，該休息了。”这时我想她也應該休息了，于是讓她和我爱人一起睡。

当她看見我仍在一股勁的帮她修改稿子时，就說：“老刘，你去睡吧，明天好早些起来搞生产呀！”

我没有听她的，繼續在看稿子。她便說：“你不睡我要睡了，你若是关心客人的睡眠，就應該熄了灯去睡。”被她將了这一軍，我只好去睡了。我睡在隔壁房里；想起这沸騰的生活，大跃进的农村，在春耕生产中涌現出那么多新人新事，越想越睡不着觉。我要歌頌大跃进，又推动大跃进。我睡在床上想呀想的，忽然听見我爱人喊：“田姐姐，田姐姐。”沒有听到李田秀吱声，又听見我爱人咕囔着：“一点多钟了，还在看什么罗？明天又不会黑天，即使黑了天我們有电亮。明天再看吧，田姐姐，快来睡吧！来吧！来吧！……”最后几句好象是下命令。李田秀还是没有吱声，我爱人又說：“田姐姐，你若是关心主人的睡眠，就該熄了灯来睡覺。”李田秀吱声了：“我一点声响都沒有，怎么影响了你的睡眠？”

“我有这样一个习惯，有灯光就睡不着觉呀！”

“真的？”

“我的田姐姐！人家生儿育女了，还跟你开玩笑么？”

“好！我就熄了灯跟你来睡。”

“咔嚓”一声，灯熄了。忽然又听得李田秀说：“惠妹，你睡里边，我睡外边睡惯了。”只听到李田秀睡下以后问我爱人说：“惠妹妹，你是个同志不是？”

“什么同志？”

“共产党员！”

“不是。”

“是个团员不是？”

“也不是。”

“这样说来，老刘在政治上太不关心你了，明天我向他好好提一个意见。不过，惠妹妹，你应该争取加入组织。”李田秀接着说了加入组织的很多好处，我的心里受了很大的震动。

李田秀又说：“惠妹妹，你怎么不学习写稿？”

“文化低了。”

“读过书没有？”

“解放前读了两个月，解放后读了夜校。”

“老刘读了多少书？”

“三年半。解放后读了夜校。”

“他原来晓得写稿么？”

“1951年当村长的时候，写汇报材料都要请别人帮忙。”

“他现在为什么会写稿了？”

“全是党培养出来的。”

“对呀！老刘在党的培养下学会了写稿，你为什么不能？他没

有三头六臂，也是和你一样。惠妹妹，你要晓得，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劳动人民做了国家的主人，在政治和经济上已经做了主人，在文化上也要做主人呀！我们妇女在各项运动和生产中都发挥了半边天的力量，在文化上也要发挥半边天的力量呀！你看，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妇女不知做出了多少成绩，立下了多少功劳，我们既然亲手做出来了，为什么不把它写出来？一定要把它写出来！也一定能够写出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惠妹妹，学吧！”

我爱人说：“田姐姐，你有几个孩子？”

“五个。你？”

“四个。”

“看呀！你比我还少一个孩子，那就比我更好学些呀！如今农村生产，我们妇女占了半边天，再不赶紧学文化还行么？我们要尽量的写，大声的唱，把心里的快乐写出来，把我们的革命干劲写出来，把我们不怕一切困难永远前进的英雄气概写出来，让社会主义快快建成，让共产主义早些实现。”

我爱人被她说动了心，便问：“田姐姐，你读了多少书？”

“过去没进过学堂门。你想想，我们妇女过去哪有读书的机会？我六岁就死了爹妈，七岁就嫁给人家做童养媳，男人比我大十岁，是个痨病鬼，我嫁过去只有五年他就死了。解放后我才跳出了火坑，才有机会上夜校学习。”

我爱人又问：“那个时候还没有托儿所、幼儿园，你带了这么多孩子怎么好去上夜校？”

“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邻居王大妈，无儿无女，我每天利用生产休息的时候帮她挑水、洗菜、舂米……在田里干活回家时，

就撿些柴送給她，晚上我去上夜校，她就幫我帶小孩，帶得蠻好的。我從夜校回來，招拂小孩都睡了，才又學習，每晚總要學到十二點鐘以後才睡覺。一想到我們是國家的主人，一想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社會，不知好大的勁，有時學到深夜，打個盹，洗個臉，又出工去了。”

“寫稿到底難不難？”

“說難也不難。比如說，我開始有很多字不會寫，就用符號代替，寫完以後再去問別人，一次學十個字，十次可以學一百個字。——只要有決心有毅力，困難一個個都會解決的。惠妹妹，不要迷信那些鬼話，在黨的領導下，我們勞動人民什麼都能干！什麼都干得很好！”

我愛人說：“田姐姐，你又要搞工作又要搞生產，怎麼還有時間看書、寫稿呢？”

“時間么，全靠自己去抓，如果不抓緊它，它就不聲不響地溜掉了。搞社會主義建設怎麼不忙，硬要坐下來成天看書寫稿，這是辦不到的，必須狠狠地去抓時間。我的袋子裏經常帶了書和報紙，田間休息的時候就看，會前會後也看，到供銷社買貨排隊的時候也看……，只要有時間就抓住看，有空就寫，有很多山歌、快板是抓住休息的時候寫的。楊書記常常對我說：‘田秀，你這種干劲是很好的，值得大家學習，但你要注意身體呀！’我說：‘楊書記，你儘可放心，幾年來我都是這樣做的，鍛煉出來了，身體反而更結實了。’惠妹，你的條件比我們更好，我還要跑幾十里到這裡來學，你跟老劉天天生活在一起，還不好學么？”

我愛人說：“我還有一個問題搞不清，為什麼有的人寧可把自己的兒女送給別人做徒弟，自己又寧可帶別人的兒女做徒弟？”

.....

李田秀搶着說：“你是不是說老劉不愿意帶你做徒弟？这个動員任務交給我吧，保證完成！”

我愛人說：“田姐姐，我就拜你做師父，好么？”

“我還在學徒弟呀！”李田秀停了停又說：“不過，我做個‘營業員’還是可以的，一面進貨一面又出貨。”

她倆越談越熱火，李田秀就這樣將自己學習寫稿的經過源源本本說起來。座鐘敲了三下，她還在談。我又是高興又是慚愧，更耽心李田秀同志的睡眠。便對我愛人說：“惠娥，不要影響田秀同志的睡眠，明天再談，都睡覺吧。”這就惹出禍來了，李田秀又放起鞭子炮來了：“老劉，你怎么醒來了？你還好意思說話？你太不關心婦女的進步了，……”

我搶着說：“我不關心婦女的進步？請你去調查調查，我們創作組共是十八個人，女的就有十二個，……”

李田秀也搶着說：“怎么不叫你愛人參加？再說，共產黨員有培養黨員的任務，你怎么不培養你的愛人？……”我被她問得啞口無言。她見我好久都沒有吱聲，便說：“今晚就讓你睡覺，好好想一想，明天再跟你算賬。再不准誰吱聲了！”

天亮了，李田秀又和我們一同去上工。李田秀指着我愛人對我認真地說：“你教不教她？只要你說半個‘不’字，我就有辦法對付你。”我說：“教她！教她！”

李田秀說：“不要口是心非呀！要你打包票，要認真的教，使她三年達到你現在的水平。做得到么？”

我說：“做得到，保證做到！”

李田秀說：“那就好。”她轉過臉去又對我愛人說：“惠妹妹，

这就看你的决心了。”我爱人说：“只要他耐心的教，我一定认真的学，三年一定赶上他！”

李田秀拍手笑了笑，又说：“惠妹妹，你要牢牢地记住：学习可不能影响工作和生产呀！”

我爱人说：“我要学你们的样子，学习、写稿要推动工作和生产！”李田秀连连地说：“那就好！那就好！”接着她就要我谈谈如何找材料，怎样写小说、写戏，如何剪裁……她又对我爱人说：“惠妹妹，你也要认真的听呀！”

我们一边在田间劳动着，一边又谈了一些创作上的具体问题。晚上，我继续给李田秀同志改稿子，李田秀叫我爱人写山歌，我爱人写了，李田秀又帮她改，一直搞到十点以后才睡觉。

李田秀同志要回去了，我们作业组的人都舍不得她走，我爱人更舍不得她。她说过十几天再来，大家才把心放下来。我选了几本书送给她，她又把自己带来的书送了几本给我爱人。临行时，她叮嘱我们：“老刘、惠妹，希望你们两个互相帮助，共同跃进呀！”李田秀走了二十多天，既没有见她人来，也没有见她来信。我爱人天天盼着。两只花喜鹊从对面山里飞到我们屋脊上，“唧唧喳喳”叫个不停。邮递员同志送给我一封信，我接着一看，是李田秀同志从省文艺学院寄来的。我急忙拆开一看，一迭稿子，还有两页信：

老刘同志：

你好？生产忙啦！那天从你家回来后，第二天就接到公社党委的通知，要我到省文艺学院去学习。我听了这消息高兴极了。本想到你家来一趟，但时间太匆促了，不能来，请原谅。

我最近圍繞着当前的生产运动写了一些山歌、快板，寄到我們生产队去了，还抄了一份寄給你，請你看一看，提些意見。你要我把以前写的稿子都寄給你，大部分都丢了，找了一点，一并寄上。

盼多指导。

再談。致以

敬礼！

李田秀 60.2.20.

第二頁信是写給我爱人的：

亲爱的惠妹妹：

你好？侄儿們长得好么？

那天我真舍不得离开你，但又不得不离开你，我現在已經来省文艺学院讀書了，想你一定高兴。妹妹，努力吧，你也會有这样的机会的。

大跃进的春耕生产大运动已經开始了，新人新事层出不穷，我想你一定抓紧业余时间写了很多东西。多写吧，歌頌我們这个偉大的时代，推动大跃进，再跃进！

以后我們多通信，彼此談談学习的情况，互相学习，共同前进！

再談。祝你

进步！

你的田姐姐 60.2.20.

当天晚上，我坐在桌子边沒动身，一气看完了她寄来的稿子，写得很不錯。我被她作品中飽滿的热情激动的久久不能平靜。

“咕嚕爺”

刘三爹背回来一架烂土車，又在保管室找了一些木料，自己动手修整土車。他一边刨一边咕嚕着：“有些人呀，什么东西都想制新的，就不知道想办法。”他把車把手斗好了，又說：“看呀！这不是一架好土車子了么？……”

“老倌子，你一个人自講自应的，到底在咕嚕些什么？”

三爹沒有理那人，还是一股勁地咕嚕着。

突然，一只象老树皮一样的手板，把三爹的嘴巴封住了。三爹抬头一看，原来是老伴来了。三娘說：

“你这个‘咕嚕’脾气呀，一点也沒有改。你听我說，在生产队可不比在家里呀！在家里，你咕嚕我，由你多嘴；在这里，你咕嚕多了，誰厌烦听你的？……”

“嘴巴生成是講話的！”三爹搶着說：“見到不爱惜公家东西的人，我就要說。我不怕別人討厭我，越是討厭我，我越要說。”

三娘怕他再咕嚕，急忙从袋里掏出一張紙条塞在三爹手里，拖着三爹就往外跑，嘴里說：“快跟我找生产队长去。”三爹接过紙条一看，是一份报告。他看完后，搖了搖頭，說：

“不去！”

“不去？”三娘指手划脚地說：“我們生产队要发展牲猪，前几天猪婆娘生了一窝崽子，一个猪栏关不了，不砌个新的，这些猪仔关到什么地方去？”

“你說的这些我都知道，猪栏是要砌，只是不能多花錢。”

“沒有油怎么能煎魚，不花錢怎么能砌屋？”三娘气呼呼地說，紧紧拉着三爹不放。

三爹还是慢条斯理地說：

“你知道么？二队砌那个牛栏，一个錢都沒花，我們就不能学别人么？”

“你怎么不分出个燒磚土磚来呀！人家二队是二队，我們一队是一队，我和陈大嫂想了又想，算了又算，砌个猪栏，材料人工最少要花八十块錢。反正你也是个里手，就請你算一算吧！”

“我給你們算好了，用不着花这大笔錢。”三爹斬釘截鉄地說：“莫說找生产队长他不会批准，就是批了，我也不会給！”

“好，算你是个脚色！”三娘从三爹手里夺过紙条，生气的走了，走了几步忽然又回过头来問：“你到底去不去？”

“不去！”

三娘真的走了。她大声大气地說：

“你这样不关心养猪，我要向公社党委去告你的状，取消你这个保管員。”

“你向县委去告状，我也不讓你乱花这笔錢！”三爹又独自地咕囔着：“你呀，只知道伸手要錢，就不知道勤儉过日子……”

二

陈大嫂在新猪栏的地基上挖呀挖的，三娘一見她就說：